



哭吧哭吧不是罪

● 撰寫 / 黃曼茹

取材協力 / 黃重仁

(城男舊事心驛站主任)

將男人不敢表現的情緒，
化作故事照見他們隱密的心。
正因身為男人有那麼多心結與壓力，
才需要從情節裡找到傾訴的勇氣。



圖片 / Pexels

柏

翰沒和任何人說他爸爸得了癌症，連他最親的朋友與最愛的女友都不曉得，他的神情不變，生活照著原先步調走。今天也是去醫院探視完，照舊去城男上有氧拳擊，沒人看得出他剛才得知爸爸來日不多的噩耗。

從爸爸罹癌開始，柏翰的腦海浮現太多回憶，他認為不會有人懂。別人認識的柏翰，並不是一個心思特別細膩敏感的人，他和很多男生一樣講話直接、舉止隨意，很難想像他淚眼婆娑的模樣。只有柏翰還記得，自己曾經非常愛哭。

小時候的柏翰很常生病，一生起病來，總忍不住嗚咽，病況再重一點，就是無止盡地哭泣。媽媽見了柏翰的哭臉，往往斥責他身為長子還這麼軟弱，和他爸爸一個樣。長大後的柏翰並不責怪媽媽，他理解媽媽身為職業婦女，工作家庭兩頭燒，常常連自己的壓力都快受不了，更別提呵護所有孩子的情緒。他不諒解的是長年流浪在外，逃避家庭責任的爸爸。他更怕的，是變成像爸爸一樣的人。

柏翰無法忘懷，有一次爸爸偷偷摸摸回到家，見到了正在發燒、強忍著哭意的柏翰，居然抱

著柏翰嚎啕大哭，邊哭邊說自己多沒用，整個身子都在發抖……

「啊！你走路不看路啊！」柏翰先是聽到怒罵聲，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因為撞擊坐在地板上。從回憶中驚醒的柏翰，看看眼前同樣跌倒在地、西裝筆挺的中年男子，又看看面前的自動玻璃門，好一會兒才搞清楚自己撞倒了佇立在城男門口的人。

「不好意思，但，呃，」並非想找藉口，但一閃而過的疑惑，讓柏翰拍拍衣服站起身時，忍不住多問一句：「你站在門前不進去，有事嗎？」

這下換那位中年男子欲言又止，像是被問了什麼不該問的話，飛快地站直身子，立刻調頭走人。柏翰目送著那挺得過直，緊繃著神經的背影，不禁喃喃：「應該不是來報名有氧拳擊吧……」

柏翰萬萬沒想到又碰到了那名中年男子，還剛好撞見他被趕出家門的一幕。

柏翰只是照常在下課後穿越住宅區，往捷運站的方向回家，卻突然聽到巷弄間傳來爭執聲，貌

02

似是女性怒罵中混著哭訴的音調。柏翰不知從何而生的正義感，覺得應該一探究竟，但跑過一個轉角後，映入眼簾的卻是一個身形嬌小的女性，把個頭高上她許多的男人硬生生推倒在馬路上，然後騎上他身體再朝他臉猛揍了幾拳。

柏翰還沒來得及出聲，女人倒是先發現他，悻悻然地朝他瞪一眼，隨即起身走進公寓大廈，一道重重的甩門聲之後，便消失無蹤。柏翰只能將視線投向地上的男人，似曾相似的跌坐姿態、似曾相似的西裝，接著對上了那男人的臉，沒有明顯的外傷，但五官全擰在一起，看起來非常沮喪、悔恨，甚至可以稱上痛苦。

「又被你看見了。」中年男子挾著一股懾人的氣勢，從地上爬起來走向柏翰。

在這種氛圍下，柏翰忍不住一步步往後退：「等等，我什麼都不知道……」

「我不管，我臉都丟光了。」中年男子一字一字講得斬釘截鐵，柏翰以為他一拳就要揮過來，沒

03

想到他竟用那壯士斷腕般的堅定語氣說：「所以，你一定要陪我聊聊。」

夜色濃重，寂靜無聲，唯有抽泣聲迴盪在深夜的公園。柏翰望向因著冷風擺盪起來的鞦韆，想怎麼會落得兩個老大不小的男人，半夜坐在公園長椅上，哪都去不了。

自稱志偉的中年男子剛被趕出家門，自然是有家歸不得。而柏翰則是被志偉軟硬兼施來到公園，聽這個才認識沒多久的人說自己的故事。志偉一開始支支吾吾，中間像是碎念般地囁嚅，現在則是抽抽搭搭地哭了。柏翰想不到眼前這個身高一八五，五官看來粗曠得不得了的大叔，竟然只會被他老婆壓在地上打，還會像現在這樣背低到不能再低，掩著臉哭泣。

志偉是某貿易公司的總經理，在公司人人都怕他，即便是董事長也要敬他三分。然而一回到家，他卻比誰都矮一截，孩子無視他，老婆責怪他，他到後來乾脆什麼也不說，更一個勁地投入工作，加班比誰都加得晚，連假日也往公司跑。志偉

04

以為只要賺得了錢，能帶給妻小好的生活，至少這個家還會留有自己的位子。

「可是我老婆要跟我離婚啦，孩子都想跟她走。我不懂啊，我不是已經盡到一個男人該負的責任嗎？但我老婆總說我不愛她，都沒關心她。明明我都給她罵，她要打也讓她打，為什麼啊……」

柏翰從頭到尾都沒回話，他從小到大都沒學過怎麼安慰人，何況是安慰這樣一個大男人。柏翰今天才知道，原來一個事業有成、努力賺錢養家的男人，依舊是如此軟弱的丈夫和父親——和柏翰的爸爸一樣。

志偉又哭了。這次還是邊喝黑麥汁，邊和一群男人抱頭痛哭起來。陪志偉來參加城男情感支持團體的柏翰，本來話就少，此刻更是啞口無言。尤其是志偉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跑來感謝他，在那「公園之夜」後願意陪他再來城男，然後認識了這麼多一樣有苦無處說的男人。

柏翰別過臉，他還沒習慣男人間的溫情，道歉也好、道謝也罷，對他來說依舊有點難為情。他又想起爸爸抱著他大哭的那天，他其實明瞭爸爸落淚的原因。當年爸爸心疼的是同樣柔軟，甚至更加弱小，但被迫承擔起男人「該有的」樣貌的柏翰。柏翰卻從那天以後，便無法直視爸爸的臉，他害怕在那臉上看見自己也有同樣的神情。即便是父親臨終那一刻，他也刻意避開視線。如今他突然發現，爸爸過世後，他真的沒有機會理解爸爸了，哪怕是軟弱或膽小，一點都不像男人的模樣——久違地，柏翰感受到淚水在眼眶中打轉的熱意。

志偉見狀，一手搭上柏翰的肩。

柏翰想自己應該是喝多了，就算那只是黑麥汁。至少今晚，他想如小時候一般，抱著人一起哭。也只有今晚，他會承認，自己確實是和他爸爸一樣，愛哭的男人。☹️

（本文不指涉單一案例，為經過編寫的虛構小說，文中人物全為化名）